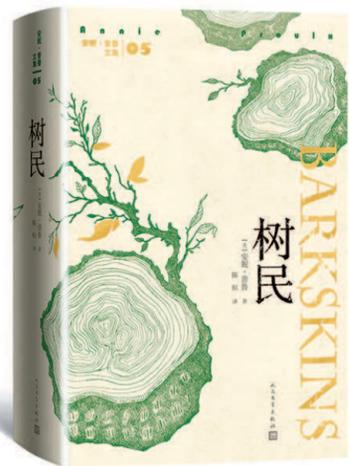


# “惟有泥土与天空最重要”

张怡微



美国作家安妮·普鲁及其短篇小说《断背山》、《树民》



我一直很喜欢美国作家安妮·普鲁。原因很简单，她是最想成为的那种作家。我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启蒙很晚。待我经由广泛阅读，了解到自身写作条件的局限之后，2020年我读完了《树民》的中文版。很难形容当时的心灵感受。我只是想，如果有生之年，通过努力我能写一部这样的作品，那就此生无憾了。

安妮·普鲁出生于1935年。53岁时，她才推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心灵之歌及其他》(1988)，可谓大器晚成。安妮·普鲁的父亲(家族)是加拿大魁北克移民，母亲则可追溯到康涅狄格州最早的英国移民，被她视作“定居新英格兰的近四百年时光沉淀出了一种罕见的香料”。在语言上，她从小受到父亲作为法籍加拿大移民的熏陶，加之硕士和博士均就读于加拿大魁北克法区蒙特利尔市，自带的双语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历史冲突给予了她写作和研究的空间。能够写作《树民》这样的长篇巨著，显露出安妮·普鲁对不同地域伐木业、航海业、渔场、畜牧业及世界贸易的知识积累和深邃洞见，这可能和她早年的成长背景和长期高度关注的领域有关。亦有研究者提及，安妮·普鲁的文学方法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甚深。年鉴学派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慢慢渗透至欧洲及北美等国。年鉴学派强调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作用，并把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系统引入了历史研究领域。落实到文学创作层面，地理空间与人类心灵生活的内在联系，是安妮·普鲁小说的重要特征。有两部研究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妮·普鲁作家生涯的养成及其文学成就。一部是2001年出版的《理解安妮·普鲁》(Understanding Annie Proulx)，以个人生活传记的形式对安妮·普鲁的生平与创作历程进行介绍，后来被许多研究者引用。另一部是2010年出版的《安妮·普鲁的地理想象：重构地方主义》(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Annie Proulx: Rethinking Regionalism)，赋予了安妮·普鲁的作品以新地域主义及生态环境叙述的解读视野，后来成为了中国读者理解她作品的主流路径。

感性地来看，在五十多年的前半生生涯中，安妮·普鲁其实过得挺动荡。童年时，她随着父母的生计不断搬家。我们在《鸟之云》的开篇，就能读到安妮·普鲁的生涯起点。她猜测“我们频繁搬家的一大原因是父亲执着地想要摆脱他的法裔加拿大背景……他和他的一族一直饱受种族歧视之苦……法裔美国人是一群无根之人”。成年后，她不断地求学，又不断地因经济原因辍学。直至博士研究中断后，安妮·普鲁移居美国怀俄明州偏远的乡村，在荒野中从自然汲取各种原始生存的宝贵经验，包括畜牧、钓鱼、种植等等。这些具体的生活技能，不仅成了安妮·普鲁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场景，也成了她结构小说的纲目。如果我们读过《船讯》，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每个章节，居然是由不同的绳结打法来引领的。而《近距离》中多次写到惊悚的“闹牛”意象，可能是她长期在农场畜牧劳动的观察经验所得。边念书，边打工，边结婚，又数次离婚，中年的安妮·普鲁靠当自由撰稿人、新闻记者的工作维持生计，独立抚养三个儿子。

在《心灵之歌及其他》问世后短短几年时间，安妮·普鲁凭借长篇小说《明信片》(1992)、《船讯》(1993)拿下福克纳小说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等重要奖项。《船讯》还被改编成电影，由凯文·史派西、朱丽安·摩尔、凯特·布兰切特等全明星出演。1999年，安妮·普鲁的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出版，十三篇小说中，收入了后来李安导演改编的著名电影《断背山》(2005)。怀俄明故事系列对于当代媒介文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近距离》中的另一篇故事《脚下泥巴》，与2021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金球奖最佳剧情片的《犬之力》，亦有难以撇清的渊源关系。《脚下泥巴》的

男主人公雷蒙德几乎是电影《犬之力》中卷福所扮演的牧场主菲尔·伯班克的原型，他们对西部牛仔“男性气质”外观偏执的追求(“他学会双腿外开的走路姿势”)和对内在女性倾向的焦虑和恐惧(雷蒙德幼年乘坐旋转木马时，拒绝乘坐有着丰满臀部的木马，而选择黑色公牛)，最终幻化成了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以柔制刚、解构有毒男性气质的视听媒介。与新世纪女性导演的锋芒不同，在小说世界里，安妮·普鲁对类似问题的处理要柔和一些。她只是婉转表达了一件事：这样的人(驯服这样的对象)已经过时了。“过时”并不可笑。相反“过时”意味着破解禁忌后的心灵自由。牛仔们(杰克和恩尼斯)只有弹出读者和观众的期望之外，才能自由地“骑马远赴大角山脉、约弓山脉，走访加拉廷山脉、阿布萨罗卡山脉、格拉尼茨山脉、奥尔克里克等南端，也到过布里杰一带顿山脉、弗黎早、雪莉、费里斯、响尾蛇等山脉，到过盐河山脉、多次深入风河区，也去过马德雷山脉、格罗文特岭、沃沙基山、拉勒米山脉，却从未重返断背山”。每次读到这里，我都感到震动动容。这些陌生的山脉名色，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到。甚至安妮·普鲁未曾书写它们的话，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些地方。这些山脉是什么呢？我猜想山脉就是血脉和心脉。山脉的荒僻和私密，宛若心灵的幽深曲折。他们彼此识别、彼此游历，才得以找到最安全的地方，在天地间，以心灵之声，对唯一的人说出唯一的话：“要是我知道怎么戒掉你就好了。”

安妮·普鲁对托马斯·萨维奇所创作的《犬之力》夸赞不已，尤其是对他力图重构西部牛仔形象的努力十分赞赏。正如《断背山》故事所隐隐渗透的瓦解能量，传统西部牛仔(Cow boy)刚毅、乐观、幽默的正面形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了单一的消费符号。真正的牛仔是有血有肉、有隐私有恐惧的真实人类，他们有自己的苦恼、失落和难言之隐，反而不是被西部以外的观众所接纳的。《犬之力》的电影改编及上映过程，安妮·普鲁都曾参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回溯道：“我能从欧文·韦斯特的作品看出，它(西部小说类别)是一直发展的。他于1902年写出了《弗吉尼亚人》。这部作品为西部怀俄明州的牛仔文学树立了典范……在1960年代，有一位来自德州的年轻作家拉里·麦克穆特瑞(曾任电影《断背山》的编剧)写了一部精彩的西部三部曲，故事均发生在一个虚构小镇塔利亚。包括1961年的《骑士路》，1962年的《离开夏安》，以及1966年

的《最后一部电影》。这个过程十分重要，不仅是对托马斯·萨维奇，还是对我而言，抑或是对那以后所有出版的西部小说来说都很重要。拉里·麦克穆特瑞打破了传统的高尚牛仔范式……与韦斯特笔下的弗吉尼亚人恰恰相反。在谈到托马斯·萨维奇始终无法广受欢迎时，安妮·普鲁说得非常动情。她猜想，在当代仍有相当多的美国读者更喜欢欧文·韦斯特的牛仔神话，因为那种英雄主义是美国拓荒精神的一部分。无论是以性向还是以其它文学方式解构这种精神，都会遭到大众文化接受面的冷遇。这可能也是安妮·普鲁身在美国西部小说传统中，对于文学和社会变迁复杂性的理性判断。

这段采访给我很大启发。安妮·普鲁的贡献可能不只是西部小说创作层面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安妮·普鲁在1960年代还曾写过几篇科幻小说。此外，她还有丰富的非虚构写作经验。在她的研究论文《危险之地：美国小说中的风景》中，她以创作者的思维方式论述了风景写作与美国的文学关系。论文开篇就引用评论家James Stern在1948年第一次阅读澳大利亚作家Patrick White的作品时提到的观点：“我从未去过澳大利亚，但这部作品中的散文描述，以其巴洛克式的丰富性、可塑性和丰富的奇异符号，使一个未知之地的风景如此真实。”我没有去过美国，对于美国的地理及文化的了解同样来自于优秀作家的文学建构。好的作家，足以以跨文化的读者命名自己的家乡。那么，怀俄明州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如果我们打开美国地图的话，可以看到它位于美国西部落基山区。州轮廓近似正方形。北接蒙大拿州，东接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南邻科罗拉多州，西南与犹他州毗连，西与爱达荷州接壤。首府“夏延”，也就是安妮·普鲁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地景，位于怀俄明州东南角。怀俄明州的州名来自印第安语，其含义是“大草原”或“山与谷相间”。童年时，安妮·普鲁随家人迫于生计游遍了近半个美国大陆，曾在美国缅因州、佛蒙特州、怀俄明州等多个地区生活，我们在怀俄明故事集中可以看到她观测的足迹和不同地方糟糕的天气。许多故事主人公都曾举家迁徙、艰难谋生，不仅要与沙尘暴、干旱、低温搏斗，还要忍受孤独与无常。

在一篇名为《身居地狱但求杯水》的小说中，安妮·普鲁隐身为叙述者的身份，沉浸式体验着天地、人之间的神秘联结，我们在山与谷之间，人类活动不仅是渺小的，更是朝来暮逝的，不可

靠的。生生世世的更迭中，自然之力会让沉静的人心生虔敬，无论是经由无情和暴力，还是经由温煦的照拂，人的力量都不足以与危险冷漠的大地抗衡。

站立此处，双手抱胸。云影如投影般在暗黄岩石堆上奔驰，撒下一片令人晕眩的斑驳大地疹子。空气嘶嘶作响，并非局部微风，而是地球运转产生的暴风，无情地横扫大地。荒芜的乡野——湛蓝而尖突的高山、绵亘无尽的草原、倾颓的岩石有如没落的城镇、电光闪烁，雷声滚滚的天空——引发一阵心灵的战栗。宛若低音深沉，肉耳无法听见却能感觉得到，宛若兽爪直入心坎。

此地危险而冷漠：大地固若金汤，尽管意外横祸的迹象随处可见，人命悲剧却不值一提。以往的屠杀或暴行，意外或凶杀，发生在总人口三人或七人中的小农场或孤家的十字路口，或发生在采矿小镇人鲁莽的房车社区，皆无法延误倾泻泛滥的晨光。围篱、牛群、道路、炼油厂、矿场、砂石坑、交通灯、高架桥上欢庆球队胜利的涂鸦、沃尔玛超市卸货区凝结的血块、公路上日晒褪色的悼亡魂盟胶花环，朝来暮逝。其他文化曾至此地扎根片刻，随即消失。惟有泥土与天空最重要。惟有无止境重复倾泻泛滥的晨光。你这时开始明白，除了上述景象之外，上帝亏欠我们的并不多。

(宋瑛堂译)

“惟有泥土与天空最重要”，这是安妮·普鲁的世界观。正因为她了解面对大自然时人类的脆弱和无力感，“建造”这件事才显露出鲜明的精神特质。即使是在近二十多年来，外部世界包括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不少变化。2009年，收入论文集《Regionalism and the Humanities》中的《危险之地：美国小说中的风景》一文里，安妮·普鲁亦谈到了关注风景写作的非虚构作家。安妮·普鲁清晰地论述了Rachel Carson、Edward Abbey的创作，并总结道：“1970年代标志着风景写作和叙事的主要文体，开始从长篇小说转向散文和非虚构。在这些非虚构作品中，风景是可塑的、脆弱的、受损的和濒临灭绝的。与此同时，虚构则走上了一条更窄的路径，去探索个人的内心景观和家庭，外部的世界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直至她观察到在美国当代作品中，风景描写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也失去了流动性的表达，文学作品地方性的危机由此呈现。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再次打开安妮·普鲁2011年写作的《鸟之云》，便能更好理解她为什么会成功成名，开始创作这部回忆录形式的非虚构作品。

《鸟之云》的叙事主线，是安妮·普鲁决定在怀俄明一处土地上修建自己“梦想之屋”的过程。女人与房子，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文学脉络的观察点。但显然，安妮·普鲁的世界更为广袤。通过确定居住空间，她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家族史，从第一座与家人生活的房子，到因不断搬家而历过的每一处居所(房主包括波兰人、爱尔兰裔兄弟会农舍、德国前战俘、纽芬兰渔民等等)。经由这迁徙的逻辑，安妮·普鲁试图厘清出个体复杂血统的来源及其与美国开拓史的关系。也是经由修缮小屋的过程，安妮·普鲁以非虚构的形态，更肆意地展示了她的文学兴趣，包括对地理环境、地质形态、鸟类生活习性，和土著印第安人被美国政府掠夺家园的过程。有趣的是，阅读《鸟之云》解答了许多我对《树民》的困惑。《树民》讲述的是两名法国白人在殖民扩张的浪潮中来到北美的原始森林开拓未来的故事，涉及西方殖民背景下两个家族整整七代人的发展历程，尤以法国定居者和印第安人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差异，令我印象深刻。我一直想知道，《树民》中类似阿凡达故事般的印第安史诗是怎么写成的，《鸟之云》镶嵌在“梦想之屋”建造过程中的个人回忆录，则解释了安妮·普鲁追溯家族谱时复杂艰辛的写作准备。安妮·普鲁的买房、修房过程，和在城市里完全不同，没有现代服务，充满了波折和挑战。她必须依循大自然的规律，且接受恶劣天气变化造成的延误。植物、动物、工人们都会造成混乱，但安妮·普鲁始终不屈服于现代文明规训的便利，这令她吃尽苦头。安妮·普鲁从中汲取的能量，远超过房子这件事本身，是她理解人类文明的路径：“鸟之云完工之后，随着我在这栋房子里安顿下来，我发现欧美人把时间分为五个工作日和两天周末的做法在我这里崩塌了。我开始更强烈地意识到季节变迁、动物活动和植物习性，也能够借助思考去想想印第安人的世界中时间的不同形态。”

最后房屋建成时，因冬季暴风雪会堵塞道路，安妮·普鲁甚至不得不放弃常年在居住的想法，这也很像她写过的一些小说。有读者批评《鸟之云》写得枯燥冗长，殊不知写作准备本来就是如此，历经千难万险，差点功亏一篑，留下的那些成品，是作家精心裁剪、提炼的精髓，隐去了失败的过程。我欣赏安妮·普鲁的思维方式，有如欣赏她在小说世界“自力更生”的建构能力，这确实是小小说编和推进的坚实道路。例如《树民》由两个伐木工人引入的不同产业，其中一个人因为成功将兽皮贩卖到中国，他开始意识到，不得不过原住民狩猎而成的加工行业远不如伐木成本低。于是他便便有了野心地想把木材卖到中国，从而一定要建立港口。建港口就要与政客打交道。有了产业，就迫切要生孩子。没有孩子就先领养孩子投资继承人……每一步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桥接，桥接的是历史时间、人的野心，也是人类与自然博弈的过程。《鸟之云》无非是把一位优秀艺术家造梦的现实手段，真切地揭露了出来，我们阅读这本书，有如阅读一切奇奇怪怪的朋友决定做一件奇奇怪怪的事，这件事多么麻烦和辛苦啊，但她却乐在其中。就连困难和挫折，都仿佛能成她的观察定点，协助她考察挫折的过程，仿佛她在上一门历史课、地理课、动物学课、人类学课。

我想起《鸟之云》“后记”中最后一段话：“突然，那只新来的雕腾空而起，朝西飞去，孤雕也追随而去。我以为她不喜欢这个地方。但在第二天的早上，河边的树上停着两只雕。在这个季节建立家庭已经太晚了，心之所望迟迟不能实现，对野生生物来说原也是常有之事。”安妮·普鲁不是一无所获，虽然失去了鸟之云的冬季，但她还有鸟之云的早春。虽然鸟之云不是她梦想中的那个最好的家，但她拥有建造它的意识过程。她还有丰沛的写作热忱和利用不完的技巧，来帮助她落成那些现实世界的爱与遗憾。

## 风土记

# 珠颈斑鸠的松弛感

——东亭小路

舒飞廉

树林，召集小路两边林林总总的店铺。

这些店铺是由省地震局、经济学院，这些老派的“单位大院”底楼与围墙里长出来的，超市、酒店、饭馆、烧烤店、早点摊、菜店、肉铺、鱼铺、五金店、蛋糕店、水果店、花店、彩票店、茶馆、咖啡馆、麻将馆、健身房、理发店、盲人按摩院、药店、寿衣店，上百家门面挨挨挤挤，将世界上的物品、货物与服务分配到我们这里，店铺生意如同海上浮沓，店中主人与店员也来来去去，许多面孔我都熟悉，因为朝暮看见，好像活生生的归元寺五百罗汉，挥手攘袖在晨光暮色里。五金店旁边修自行车的小李师傅，儿子小时候，好多次借用他摊子边的打气筒扑扑打打气，他都腼腆地表示同意；五金店里的老汪师傅，我家有好几次装修，都是他领着工人来打理的，我加有他的微信，他是红安人，一张脸红得像关羽，四月回乡扫墓，还发过“汪家塔”的风光小视频；黑龙江饺子店的肖大姐，我常常到她坐在罗马柱浮雕窗下包饺子的剪影，头发盘得好，她家的饺子新鲜实在，就是有点贵；我穿衣服，打扁、缝缝补补，都是交给缝纫店张大姐，她个子矮，有一条腿不太利索，爱用手机播音乐，一边干活一边唱歌，疫情时，她戴着口罩也唱。没错的，这是你的周边、附近、上手世界，每一家店你都会光顾，或多或少，或早或迟，直到GG停药。

我过早的地方凡两处，一是街头“蒋胜热干面”，一是街尾“廖记余汤”。黄陂来的蒋师傅与他爱人开这个面馆，也有二三十年了，早上四点多钟起来，街面还漆黑灯照着，备面、备调料，摆桌子，生炉子，当蒸汽腾腾由一口鼎锅里升起来时，天光，顾客一波一波进门。我八点多钟过来，正是生意好的时候，蒋师傅抓面淘面装碗，大嫂配料给汤，我们鱼贯扫码付钱，加葱蒜醋，挑拨着，呼啦啦十数筷子，就将早餐解决掉。今年开春，我觉得蒋师傅忽然变瘦了，好像是回家将他乡下弟弟换来，我问他，大嫂在一边笑，说他要减肥，晚上还去跑步。另一家“廖记余汤”是蔡甸区来的一对年轻夫妇开的，也下面，阳春面，加上小锅里炒的瘦肉、猪肉、撒胡椒粉，而是刀切的手工面，是我们鄂东北吃面法；他们备出来的咸菜也有好几种，辣萝卜条，剁椒，腌雪里蕻，都不错。刚开始时生意起不来，两口子曾站在柜台后面发愁。今天我路过停车，来吃的是他们的猪肝扒菜汤面。因为上了本地的大众点评美食榜，东湖绿道上的游客慕名而来，将七八张小桌子挤满，小廖师傅戴口罩下面，皱着浓眉识记顾客的指示，每一条都不大相同，他老婆与他讲话，都会被他叫停，他没有多余脑力来与我这个熟客打招呼了！今天我也去买鱼肉青菜。鱼是一斤多的鲈

鱼，它的来路，可能是汉川市刁汊湖里的网箱。鱼店由兄弟俩经营，他们负责清晨将各种河鲜运来，他们的老婆，两妯娌，两个解鱼的女庖丁负责杀鱼，大哥爱写毛笔字，“宁静致远”之类的条幅，好几幅，就挂在水产柜台上，鱼在水里游得蛮舒展，他的字却僵硬拘谨，不知道他何时才可观鱼悟书，更上一层楼。肉是半斤梅条肉，经营肉店的江夏夫妇，男将在案上卖猪肉，冬天时，会制作腊肉腊肠，女将配合着卖鸡蛋和青菜。这几天只有男师傅在了，他对进店的顾客抱怨他老婆，前几天早上起来，四点钟，摇铃肉器绞肉馅，一边看手机刷刷剧，结果弄伤手。菜呢，六月上市的红苋菜鲜嫩肥美，这家菜店的店主夫妇由新洲来，他们办菜的农场，大概是在阳逻近举水的河洲，红苋菜肥壮的根须里，都还夹杂着举水平原上的棕红壤。上周女主人跟我讲，要早一点收摊去给儿子做晚饭，儿子明天要中考。我问她小孩准备得怎么样，她直笑：“考到哪里读哪里，我们操心不过来！”就这样过早买菜，与羲皇上人们踏露渔猎的清晨，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发动动车，前面翠柳街，在街口拐入文联宿舍大门，右手是小区，左拐，再左拐，由一条长长的土坡，开到我一楼工作室的后院。坡道两边，是数十棵香樟树，比东亭小路上的樟树还要粗壮，树髓更见幽暗，

我的车由树洞经过时，设定为自动状态的近光灯会亮起。两三年以来，近光灯亮，我就会看到一只斑鸠，立在林荫道的中间，东啄一口，西啄一口，在簸箕大小的一块水泥地上闲逛，一直等到车头逼近，已看不到身影，才听到它抖动翅膀，由右手车窗下，斜飞到樟树上去。先前还担心车碰到它，现在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它有足够的经验来处理人类车辆的往来，这样“抢榆枋而止”的本领，不能跟人家南冥北冥间往返的鲲鹏比，但这份淡定与松弛，还是蛮让我佩服的，这是努力生活着的生灵才会有的淡定与松弛。今天也是遇到珠颈斑鸠的一天，它温和地打量我一眼，让路，飞上樟树，等我车过后，飞下来继续寻虫觅果。我们这样的“目成”，总有上千次。

对，我查找到它的品种是珠颈斑鸠，与其他种类野鸽子一样，它也咕咕咕，灰褐色，翅膀上的花纹像朝霞，气质也像乡下那些名字中有“霞”字的女性，不同的地方，是脖子上有一圈黑白交错的“翻”形花纹，好像围着一小块围巾。我在乡下散步，常常看到它们，仿佛每一只珠颈斑鸠，在田野上都分到了一块田地，以供它们觅食。现在城里树木多林密，小区食物丰富，迁来讨生活的珠颈斑鸠不少，它们还是一雄一雌生活在一起，一只出门找食物，另一只就在家孵蛋。它们的“家”也常常被鸟类观察家们嘲笑，几根木棍，几条绳子，几片塑料条，树枝，人家阳台，空调外机上，都可以随便搭出一个窠。

黑一白，两只野猫躺在小院铁门前的棕垫上，它们这样交身迎接我，也有快半年的时间了，它们没有去打那对珠颈斑鸠夫妇的主意，大概是因为有我这样爱猫人士的投喂，还有旁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垃圾箱吧！哗啦啦开门，还不赶紧灌黑咖啡，写稿子，写课件去，这是你的文字铺，你簸箕大小觅食的田园。

2024.07.01日。孝感市农四村

